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十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廕

贈光祿寺卿萬 燝

贈太僕寺卿夏之令

贈太常寺卿蘇繼歐

贈侍讀學士丁乾學

贈太僕寺卿吳裕中

贈太僕寺少卿劉 鐸

贈刑部員外郎張　汶

魏璫之世大獄屢興其最慘者有二乙丑之殺六君子以梁夢環之疏也丙寅之殺七君子以李實之疏也此其尤大彰明在人耳目者也其他如工部郎中萬燝以疏論魏璫爲羣閹雜毆復廷杖一百死御史夏之令以得罪内侍中旨責其阻撓毛帥下鎭撫死御史吳裕中以疏論輔臣丁紹軾𡚁爲熊廷弼報怨廷杖一百死後軍經歷張汶以論璫遣戍復逮下鎭撫死

揚州知府劉鋅以詩句刺時逮下詔獄辨明獲
釋復官而鋅候補京師番役誣以呪詛魏璫斬
于西市蓋諸君同寃死而鋅之死爲尤慘云其
他怖死縊死仰藥死如吏部郎中蘇繼歐翰林
侍讀丁乾學之類尚未可指數也但事有顯晦
未盡登啟事耳
今上御極訟寃之章以數十百計爆等皆
贈䘏有差唯王之寀以挺擊案下獄死　䘏典
尚鈌別有傳

贈太常寺卿萬

公諱燝字元白江西新建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性忠介剛直遇事感奮不避斧鉞其爲工部營繕郎奉役　陵工覩內帑匱乏工費浩繁疏請大內廢銅鑄錢協助因極詆逆璫魏進忠違禮稽悞觸其兇鋒璫銜之會林御史汝翥因小璫衝突其導杖之小璫哭訴進忠乃哨聚數百人圍汝翥邸署搜撲避去不獲諗知首輔葉向高之甥復圍福清私第入其內室搜緝又不獲乃

遷怒于公以作榜樣遂矯　旨于午門前杖一百棍陰囑奸比金吾尉必致之死杖後復于御道前倒拖橫曳者三匝甫出而兩楹伏小璫數十人俱手利錐刺之遍體受傷于孔流血盆睜目切齒痛不出聲身無完膚骨皆寸斷而斃舉　朝震驚天下稱寃忠臣喪氣義士寒心此逆璫之縱殺立威第一人也越三載而

聖天子出特贈太常卿廕一子表其忠焉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題爲 陵寢用乏

甚緊權璫造意故遲敬申前疏仰祈 聖

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襄鉅典疏

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

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國弛威分國蠹

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

則竭澤而漁罪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

由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脾

睨刹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
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
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厥子姪至一世
再世賞厮隷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千
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
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鰓鰓然有不
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鬼神褫其舒
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

彈臣又何敢摭拾强為附和獨忠賢有大不
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妥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悞　陵工為通天第
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敢
隨諸臣後而為
皇上陳之魏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爲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為　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臣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況　陵工原無額派

盼盼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例而

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陞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　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之

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日有何術而得購銅

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
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臣因移文
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
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手
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
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旣
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纍請銅一事竟不復
越俎相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

用之錢以若火之工程而探于若寄之敢徼
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迫矣而無如璫
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
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
勛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三百六
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
臣亦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固實見夫庫
藏之虛陵工之緊而佈此一念急公之心
耳亦以勸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或從此積

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
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數百金
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賢
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
思忠賢之義乎試一繹其義政宜諒　臣之忠
行　臣之言清查各監盡搜破廢銅器發局鼓
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崇

憂憂焉拘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殊
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
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
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拏定無以操天
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
政權姦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蓋有以窺
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請 陵開工轉至棲
山玉泉山各工于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
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閟翁仲簪朝冠

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珠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掩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檀楸獻久之不覺拊膺而歎曰何物幺麽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無恣肆窮內故僭擬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此乎是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急轉而為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刹之費奉而爲
先帝陵寢費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麗
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卽不痛念不蒿目而乎匠
所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竣
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
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猶可以飾忠賢之僞
而伏不忠不賢之眞意如其攬天下之政權

以探天下之利權而周知顧忌纖悉不以假
人何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
政惟竊利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
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于盡　內廷之財而
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　內廷外
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寖假而狐假虎威寖假而瀆寶龍彝　先
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　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奉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瀆擾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況此時忠賢被人彈射幾無完膚卽臣再爲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名且無之沽于何有惟是臣職在　陵工寢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庫銅以協濟　陵工之前計有阻故不識忌諱再申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　陵工之急總攬河懸之權　勅令

該監盡搜㕠銅發局鑄錢俵散夫匠給還料

價將見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

十月內尚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臣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乾綱立寘忠賢盜利權倖　陵王之

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之職掌斯盡即言出禍隨

褫職歸田今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職不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太

見知萬燝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瀆

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激聒好生狂

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

棍革了職爲民永不敘用前後發過帑金并

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

若干着查明開疏具奏

頌天臚筆卷之十一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集

簡恤

葉少師

葉公諱向高字[illegible]號臺山福建福清人登萬曆癸未科進士由考選庶吉士入翰林公于神宗丁未年自南少宰召入閣因內列被糾謝事獨相七年頗多匡濟至壬子冬王日乾蜚語上聞

上震怒公密揭調停
神廟寡威因進說　貴妃以年得趣　福藩之
國以定　國本天下方推　社稷功而忌者攻
之愈急甲寅公乞休歸至
神廟賓天
光廟纘祚皆眷注公首召田間公至
熹廟辛酉冬始再入相時閣員六七公多不同
志公怏怏乞歸至逆璫亂政肆毒于
朝甲子六月朔楊副院擊璫疏上公臥邸聞之

不惮知不能動搖巨奸而縉紳禍必自此始孫憂之皆採一太學門生議草一疏爲解紛使行其策尚可收拾敗局會有尼之不果上公只堅求去以明不染時物論多咎公少擔當而不知初念甚剛正其疏草近刻于湖中幽憤錄表提公未竟之志感版其先見然不愧古大臣厲節云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內外釁隙已開隱憂未艾謹陳愚見恭請　聖裁疏

頃都御史楊漣論劾太監魏忠賢列其大罪二十四款多窮兇極惡之事駭人聽聞臣在病榻見之亦寬搖心悸舉朝臣工無不以漣爲忠直言人所不敢言于是連章疊疏攻擊紛然

皇上雖力爲解釋終不能止其仰煩　宸衷亦已甚矣臣　平心而論諸所論列如　中旨之

須傳大臣之擯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留
凡屬此類雖皆引以爲
聖裁然　九閽沉沉何處可問即臣等地近
密勿亦未信其盡出
宸斷與否況外廷遠隔能不猜疑而忠賢獨蒙
寵任人皆謂其所言
皇上無有不聽故凡有不美之事畢歸之忠賢
此臣之所不能曲爲忠賢解者也至于墮
中宮之胎殞　裕妃之命斃　御幸之宮人

則事在　內廷難以臆斷
聖明在上威柄獨操忠賢即懷無良之心負恭
天之膽何敢作此等事故縉紳有問臣者臣
皆以不知對亦告同官臣熿謂此言稍過人
或以此病臣臣笑曰我為輔臣若真知其事
而隱忍不言直待臺臣之詰發則其罪當與
忠賢同尚可一日容于人世哉此在
皇上再三自研審于宮中果有影響與否而臣
則未敢遽信之為忠賢罪者也乃臣之所深

慮者則以忠賢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勞于世

徒憑籍

皇上龍潛邸之愛一旦富貴至此所謂福過

灾生怨謗滿路故楊漣一言和者四起漣疏

傳之天下天下之人必以爲言言者真犄犄

是實毋論忠賢不能自辯即

皇上代爲忠賢辯人亦不信而　臣竊觀

皇上臨御以來左右近侍之臣朝被寵而夕蒙

辜者接踵而是則忠賢之禍不發于今日必

發于他日

皇上而不念忠賢則已如其念之則必思所以

保全之而保全忠賢于今日易保全忠賢于

他日難臣請劾其愚自古人臣凡權勢太盛

無不顛覆惟知止知足之人庶幾免焉忠賢

誠超然遠覽乘此紛紜之時力請退歸私第

遠勢避嫌使天下後世謂

聖明之朝有告老乞休得善終始之中官豈非

盛事如必以後患為慮則臣以為忠賢一退

萬事氷消而

皇上亦恩意如舊消今日之猜嫌保無窮之富貴轉禍爲福只在俄頃間臣之爲忠賢謀與忠賢之自月爲謀莫有過于此者其次則力辭東廠之任以減省事權且稍示惶懼不自安之意以少謝人言亦解紛之一策也乃臣又諦觀年來之

朝政所未厭于人心深委咎于忠賢者無如王紀之被逐鄒元標之不用文震孟等之降謫紛紛之論多從此起而王

紀以忠直大臣無端重譴人猶不平誠能力

請

皇上復王紀之官允鄒元標之起盡　召文震

孟鄭鄤毛士龍侯震暘熊德陽江秉謙等還

其原職其他過誤之政悉與維新則天下人

必曉然知忠賢前此之無成心而後此之遷

善補過猶有可望不至爲遂復之凶或者怨

而亮之忠賢之釁孽便可消除許多即轉謗

爲譽亦不可知忠賢之自爲謀與

皇上之爲忠賢謀亦或當出于此者臣之此言
甚平甚恕甚爲可行不敢効廷臣搏擊深求
務甚忠賢之罪以快衆忿葢閹臣之與廷臣
所處不同廷臣止于發奸言不憤激不足以
盡情閹臣主于調劑若逐嚮隨聲反足以害
事度臣言出人且有疑其爲忠賢地者而臣
自念從古奸邪依附嬖倖不過爲富貴計臣
七十老人旦暮且死庇護忠賢將以何爲誠
欲體

聖心以安內外諸臣諸臣安則胡廷安而封
疆之事乃可圖也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留神省覽併諭忠賢仔細三思
臣言是否若徒欲以空言屢旨解此盈庭
之紛紜則揆之情勢萬萬不能臣竊恐將來
之决裂且莫之所終矣昨者
皇上屢諭臣出竊度
聖意亦似以此事望臣故恐死竭其愚慮以俟
聖明之裁斷

天地鬼神實知　臣　心知我罪我一切聽之矣　臣

有此疏愈不可留更望

聖慈亟放　臣　去應　臣　之心還得明且使忠賢知

臣　以自爲謀者而爲彼謀其意甚忠而待姦

亦不薄耳　臣　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奉

聖旨[illegible]

大學士葉向高疏題爲臺臣人品自眞劉臣求多太過謹陳愚衷以質公論以聽

聖裁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臣巳奉　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爲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鄒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即允厚疏中亦巳自言之年來門戶黨與互爲勝

員近當事者剷昰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　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論人情多端過生猜疑必逐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振于　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　清朝盛事臣

素不習鄒元標近與周　旋見其懇懇愛人之
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
矯飾之態忠甚慕之即或者謂其居函昷爻
于世局尤所未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
入然于鄒元標之本色無所損兄厚所刻率
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　鄒
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
貶何妨並存鄒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
心柰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

殺之何其甚也鄒元標在　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逐去鄒元標則其他之講學氣節如鄒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爲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之禍必與　國家相終始　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　封疆之事哉而虜亦爲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另者科臣之疏屢奉　內傳照票擬至謂宋室

禍敗懸于講學詐爲此言以告

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

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葉始立僞學

題目搆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爲

性理大全　頒行學宮二百五六十年道德

一風俗同一切裂防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

不敢爲皆係於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

率多咈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爲結黨

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若欲結黨何

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臣又有

忠告之談嘗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

起官爲應天巡撫尅覈採切人皆不堪卒被

擠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

者爲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率爲世所訴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　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徇難耶　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須釁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或將有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險怪一至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
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爲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踧踖而不安者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爲偏護則臣願與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朋者也臣生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倘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猶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臣不勝悚息塵瀆之至

大學士葉向高謹奏為微臣冒昧失言特
艱佐理無效耄病難支懇
恩休致[illegible][illegible]
頃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六言
蓋臣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
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眞古之遺
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吏部
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
標罪臣即臣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歉事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
有同　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
止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慮世之不能容
元標一至此也童蒙兩臣疏謂無逐元標之
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
厚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
併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乃
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
同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

力矣從學官之敗、、勅書禁講學毀書院沙
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非[illegible]此開國
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者背成憲先惑
心正爲此事童蒙奈何刻之[illegible]爲書院誌哉
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誚余者何其言
之偶中乎至以屢奉 內傳數語爲臣延齡
壽則臣不過據事直書同官諸臣共聞共見
未嘗添揑一、語亦未敢過疑童蒙之有他也
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交息則如此止一

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機而望臣息之
哉然童蒙實未嘗攻逆臣豈可為童蒙求去
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告窮茫無以應而
滇黔危困至極甚承役來此求救者泪[illegible][illegible]
泣臣亦為之淚下無餉無兵無策可救奈[illegible]
撫按及科道官又連章累牘請免加派[illegible][illegible]
可以免加派之篡臣本老病之人為此[illegible][illegible]
苦念日夜眩暈每對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顏
自立本意勉掙明春求去今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萬不當留留亦無益伏望

聖慈哀憐允放俾　敕下九卿科道悉心講求

所以足餉足兵撫九邊救滇黔之策其僉開

言閒語可以暫置童蒙輩亦各安其位勿釁

猜疑　臣雖歸死林間有餘幸矣　臣　此言猶爽

童蒙甚愧其多且非體以後再有辭說不敢

應也　臣　無任悚慄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奉

聖旨

國子生茅維上福清相公書

昨得台札且蒙令孫再賜過晤叙日内情形不勝休戚與共之念托取昨者師臺所未上疏草一一覩或爲少佐芻蕘而待之不至恐今日師臺且疏勢不容緩只得不避瀆再以筆畫代口陳幸師相稍留聽焉此瑺且下矯情刻厲不通苞苴時亦禁切主上又能約束各監第論此跡幾類大賢然須原心跡考始末以定其人又須慮將來操權

宜以救其禍古宦官之賢如呂彊張承業諸

代有幾人而爲十常侍魚朝恩田令孜狂康

忠者史不絕書故履霜堅冰之漸不得不備

嚴于中官而況今日專非唐宋比亦兼激[illegible]

武宗時比何也唐宦官之禍最烈以其握兵柄

也如文宗之甘露變與穆僖之廢弑亦畢

阿父之流雖威勢尚出宰相之右而漢制[illegible]

予得與羣臣相接賜對而奏不齊姦詭數察

人故訓註崔昌遐之徒猶得爲人主畫策去

之令

主上即章疏徃徃留中不省况面奏乎此外廷

勢愈疎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遠唐之共驗

也宋之宰相能以空頭勑去大璫不旋踵令

能行之乎且王曾以副相覘山陵陛辭請對

以數語立誅雷允恭而幷籍丁謂今亦能之

乎此宰相權愈輕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遠

宋之二驗也

武宗狎入貴矣逆瑾爲首而下之六七璫竊弄

能與之抗且賢如張永可說而使爲我用又

武宗時即有假旨立枷大臣等事而

武宗數出微行眊此非一途即瑾擁蔽之而兼

嘗能脅制之故楊文襄激說張永同奏豹房

不難以夜半出寸紙籍之令此瑾方肆聲燄

假亢直以禁制

主上主上亦實有嚴忌而不能呵厲之蓋以然

宮大閹皆出其門稍異已者大則誅磔小則

投閒此曹亦習知

主上之終不能自振而同聲附和之推挽之所謂莫三人而逆與臣下雷同非太主之屬

莫今日爲甚是此璫逆萌雖非瑾比而盤據堅固幾出瑾逆幷不逮

武宗時之三驗也又萬曆初記二張同體用事雖作威福茅竊之耳非若今日竟出其手傳諭閣中奉行唯唯乃起居註所載申王召對詔令鯨璫伏罪請死而當時申文定公出語太軟

神廟曾微哂之天下傳以掩口今此璫恥于庭

辯又必欲以謂停之擔委閉中遂假視

皇太子急症一說今初六午召五相公入寢禁

肆其辯彼雖假吉於王司禮而若此光景[illegible]

勢猋重相體太褻今日即欲吐申吳閣[illegible]

語不可得況汪引漢唐諸盛事乎是璫羽翼

已成全無顧忌及併不遠

神廟時之四驗也然則今之蓋道不宥與[illegible]

寶一空之今也何以貴食而今康也然且不

向吏兵二部說事彼直眼孔大家肩胛那能
裏中物耳而又倚揑必肯傳撮事事自盡爲
欲盡穿朝臣鼻孔而顛倒其雲霧中此可謂
之不作威福否又謂之不壅蔽
主上聰明否夫心奉太奸而跡類大賢此政道
恭謙恭之日而奈何二三元老亦狎之如海
鷗耶夫中官之禍莫大於有兵今內操雖產
掖庭小兒而衆已數千便非易制故恐以爲
即非逆瑾比而他日如田令孜輩劫遷乘輿

之事斷斷必能行之聞師相私論此事以決
神廟初亦有此必過謂陵方罷今無論謂陵無
期此操原爲東事棘而設東方未寧即予謂
陵豈能便散此軍而不敢自焚與如虎斯翼
二隱憂亦不可不寒心也且自古闗人無㕛
以謂者監何繇有兒故
英宗之誅曹吉祥直引漢曹甫曹騰曹操諸条
以折之今璫之子女成羣非連婚椒室即爺
筆鳳池此尤古史所絕少猶記唐之高力士

亦有守隆徇偏黨迹小心遠嫌且昧本朝事故難
著令忌富過爾瑪黨連豈輔者此文忠之業
則曰此瑞消弭如青本一傖父欲何能爲哉
知田令孜亦起于五坊小兒以膺大事上而
駁柄用今事亦絕類之夫事英主難於降氣
而易於轉手事中主易於容忍而又難於割
恩此際爲之大臣者既不能先事折其萌芽
安得不協力籲天以消弭其泰甚且楊憲副
盡聲以吐大端幾臚列已罄所未及者止去

秋棪　旨停刑與近日連婚外戚之大事矣

令共部九卿與臺諫公疏畢疏充滿公案積

黃扉諸老何能無言況在師相行決去藏否

吏胥不惜屍蔣豈以上　去便同寒蟬乎敢冒

下尊疏斷不可少而萬萬無噍急止自就辯

之理彼御史黃芳同傳之說原各有所指衙

至推以消弭但如此事關動盈朝非謂衆怒

難犯亦非謂體面當了了實以此番太舉不幾

使此猜稍稍抑變動於宮闈之間則彼將奉

復奚顧忌我將如何收拾背局復詰朝班淆
故愚以師相深難[illegible]言而難於爲盡兩全籌
擬之策以斷懸

主上之必允夫楊公一疏譬之搏浪一椎秦亦
震動今見公疏累累豈無懼禍心何不使群
黨善說之姑亦引疾避間私第數月暫謝厥
印別委一人署之即如左班大臣被論亦須
註籍數月此豈非賢中官事而魏何難創行
之一面勸以戚屬在兩房及金吾者俱引疾

去一面請

王上恩禮不替而第罷其柄任一面潛訪嚴示

内璫稍有智算能抗之者援之在事不第傳

其門下魚貫以進而有傳法沙門之謗豈面

請　中旨戒諭中外處分止可如此以後邪

得審同沽激而又　嚴勑有得言者姦心潛

職以別謀求畢國重務毋徒以擊中官清君

側為名高如此結局庶乎猶得保全此其權

密揭爭之而所全在于密使所親信者攻說者

昔平勃之詒産祿則必藉陸賈以遍酈寄趙汝愚之請禪詔則必藉侂胄以通關禮並書傳說有効又在速酬之而即亟謝之此政所謂以儀秦之術行伊周之心

二祖列宗豈不在天呵護若第云此璫作用有賢而無奸古方不可用乎今速愛不必設于此而此璫權柄必不可卸此璫羽翼必不可剪止以姑不深究四字爲草草調停之法則眞不

願令黃屏諸老挽回僅出于此尤不願我師相以　三朝元老休戚與共者而亦坐視至此也今師相決去無難也能逆中官便能去若中官果欲假我作搪牌雖手號不能去也若師相能以此兩解法為完局雖終於寂無一言而天下萬世諒之稱之而報國之功成還山之念足矣若不能結局此事徒以去為為高此震澤以下之所能為即李文正來必肯出此此況向所期許與天下所仰望又不止

如洛陽餘姚兩公而已者非蒙叙云原無幾
會何云失也愚則以機會尚在在遠識屢原
思而密斷之耳此番話曾不陞于朱爺翁叙
非其任也即師相非去志已決亦未可勸歟
言也夫推不肖休戚毀譽素與師相共痛癢
幸向無一私于請且無一語蒲聽是以更出
不違時務門生之上而强聒如此惟耐心一
訐採之倘肯召問不憚星馳矣六月初九日
奏記

贈太常寺少卿侯公

公諱震暘字啓東號吳觀吳之嘉定人萬曆庚戌進士初官行人凡三奉使跋涉幾二萬里會

神宗暮年百事耗蠹公痛省厨傳不輕費一錢

一內追入吏垣時璫焰未熾然中外籍籍有客魏者外與輔臣　比將爲國患適客氏再

召公首糾之幸微寛政繼公起者皆不免然公禍始此未幾激于　辯諸言官疏特疏參駁且歷詆諸相臣　內批調外公又出一揭一疏

極論民瘼國計并鐫二級歸矣公歸後璫寖用
事初召諸言事黜者以收人望獨不及公丙丁
間衛公者又摭公所嘗剖析梃擊移宮數語入
要典中欲中以不測事幸寢然逆璫每于看亚
日訟言之朝堂某某者何尚免羅織凡所指者
承望皆如影響而舉朝皆知公病廢不能出幸
脱虎口然丁卯春公竟不起
上卽位首復公官而公弗待矣踰歲以子嗣[illegible]
疏卹贈太常寺少卿蓋異數也公潔廉正直與

人絕無煦煦色詞然急病好施不語獨犖犖與
之訂終始不渝他懿行不勝著著其犖犖大者
如此云

原缺

吏科給事中侯震暘題爲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乞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聖德以釋羣疑疏

竊頃内閣傳奉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于九月二十六日午時遣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膳暮夜至曉思憶痛心不止安歇弗寧朕頭痰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内奉侍寬慰朕懷外

廷不得煩擾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道特諭

欽此先是臣一人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願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敕練內防釁孽外揚邊疆

無一言一動不愜人心稱中興

今主獨謂有奉聖夫人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

恐熒惑

聖聽為肘腋憂臣竊謂

明聖當陽幽邪畢照況山陵竣事出宮素有成說

明青不必戀戀過計為也旋有臺臣[illegible]

以義裁恩之疏

聖肯覽之而不責臣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

傳容氏年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獲

期不謬而縉紳士庶亦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諭臣且驚且駭謂

此有所矯僞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

悔之耶臣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側班行
僅于　御門宣捷再覲
天顏聆　玉語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
逼視而心識爲非常
大聖人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
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嫌
承輔弼内之則有
中宮叶琴瑟之逑　兩宮禀小星之義起居飲

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餘
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
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　即位之日怵以遼警
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

人之懼此又

天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

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

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邇者　三喪並舉

兩皇后并

皇上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
禮成寶城未築有同宵露臣旋繞其際猶茲
下霑襟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寤寐輿哀栝棬飲痛者特
外廷邈遠無繇得知而反以憶泣保姆之諭
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
揣摩也甚矣其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

魯昭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以義裁若是今慈乳母可知也今夫々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旣開叩閽不易柰何獨使么麽里婦狎褻至尊哉憶 臣 等匍匐送喪之泪萬雙角奔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素聖夫人廉不舌喬眼張者又禮昼周道登品

臣 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拜塵號慟驚

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

先皇保婦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歎曰

此掖庭阿乳之婦適與後先繼逝之際何

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

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圖明不辨

皇上即為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與

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焉益之壽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

再入不可也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身何得輙混視聽況中涓羣小內外鉤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竊而搆曹節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哉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漸又況風聽臚傳種種擬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得一婦氏淑慎周旋

無似

聖德宜安

聖躬嘵嘵弗聽胡為者也竊竊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奉詔

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瞿瞿然

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慮其故可思

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却而自謂矣及

諭　諭詞禁外廷不得煩聒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諍臣

喜此心即可以為堯舜臣　若承旨緘默是願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克

皇上為堯舜之心亦爲用諫官爲矣故敢齊聲

上請伏乞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帛

或多時問勞示毋忘簪履再不令出入　大

內責近

宸嚴至于内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忠直者

大抵不善為逢迎者也但願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鋤勿旋寵

旋賞使尊展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

社自清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敢

因是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採納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屢有諭旨如何不體朕心又來責擾侯震

暘借事沽名姑念言官且不深究

附梓

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添註主事未任丁
憂臣侯峒曾謹　奏爲
聖恩夕拜重宣先臣朝露不待謹鳴哀感蒙龍
孤忠懇　查例贈卹以賁幽壤以彰
皇仁疏
臣屛處草土伏讀邸報本年三月十三日吏
部一本爲欽奉
明旨事題將廢籍各官考滿典試條議薦舉請
告等項准復原官遇缺銓補而臣父震暘在

條議被斥之列奉
旨報可旋于十八日起補臣父吏科給事中
恩命乍聞闔門感慟該臣父于天啓七年正月
在籍身故臣嗣曾泣血吞聲逾年所矣恭遇
皇上聖政聿新神明夐出即欲拜疏陳情願僉
憐死諸臣駢肩累跡臣父禍不及此未敢先
控不意早膺
環召輒厠原班從玆隴覆白楊巳自名高青瑣
君恩至矣抑又何言顧惟錄生䘏死

國典並優臣父不復 被有生之榮應援卹死恩
例瀝血哀鳴仰惟
垂鑒臣父震暘中萬曆庚戌科進士初授行人
司行人考選吏科給事中天啓元年八月到
任九月內有再
召客氏之諭時客氏燔處後庭內與逆璫魏忠
賢比外與姦輔 比關通線索傾危
母后虐燄未張識者早卜燎原之勢此諭實第
一關頭先臣半夜披衣質明拜疏反覆數千

言多剌要害輿情洶洶懼禍不測
先帝傳旨重處閣救幸免同垣朱欽相倪思輝
臺臣王心一相繼入告遂蒙譴謫臣父自媿
同事異罰且首專遣罰而不知奮毒已蘗兩
解矣此先臣被斥之根也廣寧未陷熊廷弼
王化貞日競口專奉
旨會議十九調停臣父獨抗言化貞之用廣恭
與廷弼之並任非宜
先帝嘉其直捷下部立撤一人限次日覆奏

未及上而廣寧陷經撫逃　臣父又疏疏痛疏
各聲其罪乃姦輔　遂藉國家公論共譏
偏借攻廷弼以護身　臣父謂封疆壞吾自糾
壞封疆者宮府壞吾自糾壞宮府者遂希疏
參駁并規諸輔臣大抵責見在者之擔當議
已往者之隱恐諸輔倉皇引避　機數已
通內外積郤合謀并力午刻疏上申刻
內傳重處閣擬覓宥
內批調外而先臣未竟之言一揭一疏又繼之

奉

嚴旨再鐫二級途次又見

嚴諭禁私揭纍纍數百言乃特為先臣發者此先臣被斥之實也蓋先臣生平自矢一意公忠絕無依傍初疏入告即以和衷遏勉在廷

廷諸耆碩及于挺擊移宮兩案信心剖折發為史臣纂入要典中深文巧詆幾甲奇禍試取全稿覆視有無黨無偏確不可易如先臣數言者乎至其骨鯁性生忠貞世篤臣曾祖堯

封曾任御史忤權外轉遺訓凛然先臣每鐘
及變倖貂璫輙義形詞色記入都門臣以會
試隨侍僦寓數椽巳逾三月忽逆璫魏忠賢
遣帖致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
賢矣先臣艴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根
之入骨時有
皇城之役一切覇人命飭門禁小有窮詰動閑
閹豎惟意所爲取
旨如寄臣父憂憤廢餐屢屢補牘執爭盡從中

格葢垣席未煖自分必不免矣歸田以後爲
先臣申救者合疏单疏二十餘上前此被放
諸臣皆相繼
賜環獨先臣一斥不復丙丁之際逆璫至舉先
臣名姓詰責同
朝不苷心不巳幸沈埋旣久無有應者然而駭
網危機喧傳道路葢先臣幾爲鈂釜之魚卽
臣亦幾爲覆巢之卵矣觸目之慘驚其針劍
肩之慮攻其內沈痛幽憂卒以不起豈知命

日遭際

聖明弘恢天綱臣父固當忍死須臾樂觀

大光而豈意天奪之速哉臣伏見

皇上睿照燭奸沉幾觀物假使先臣珥筆彈章

未必不少佐

維新之理而未翔雲路之鴻已集座隅之鵩既

天衢之莫睥將泉室以何光查天啓元年將

皇祖朝廢籍各官分別邮錄內如劉弘寶劉爲

楫皆以給事中建言降級贈太常寺少卿先

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勑下該部照例加贈則臣父雖春明夢斷葵藿
未竟于生前然夜壑榮施環草尚圖于地下
於以激發忠義揚厲士風亦非淺尠矣
崇禎元年八月初七日奏十一日奉
聖旨侯震暘素著忠讜准照劉弘寶等例卽與
贈䘏該部知道

吏科抄參 八月十六日

侯給事在本科不及一載疏數十上特以風節著至今讀其諫草凛凛有生氣焉參客氏參耶輸使其言行何至有逆璫熏天之燄幾幾乎不免虎口于生前而幸徼

鳳詔于身後知

聖明待忠諫自不薄也舊例可循

新恩何靳抄出速之

頌天臚筆卷之十一